

晚清帝国风云 II

# 湘军崛起

多重的观察视角，还原真实的人性底色与历史逻辑

胡林翼：因豪杰而入圣贤 / 被咸丰猜忌，曾国藩依然崛起 / 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 
彭玉麟：不要官，不要钱 / “六不”总督叶名琛流言之辩 / 太平军在近代军事上的创造

关河五十州 / 著

关河五十州

中国近代史写作  
重磅作品!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现代出版社

晚清帝国风云 II

# 湘军崛起

关河五十州 / 著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现代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

湘军崛起 / 关河五十州著 . —北京 : 现代出版社 , 2018.1

(晚清帝国风云系列)

ISBN 978-7-5143-6669-3

I. ①湘… II. ①关… III. ①中国历史—清后期—通俗读物 IV. ① K252.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303622 号

## 湘军崛起 (晚清帝国风云系列)

---

作 者 关河五十州  
责任编辑 张 霆 哈 曼  
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 
通信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 
邮政编码 100011  
电 话 010-64267325 64245264 (兼传真)  
网 址 www.1980xd.com  
电子邮箱 xiandai@vip.sina.com  
印 刷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  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  
印 张 17.5  
字 数 276 千  
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143-6669-3  
定 价 45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## 001 | 第一章 戏从对手中来

僧格林沁身为皇亲国戚，统率的是八旗官军，不同于曾国藩的湘军。换句话说，僧格林沁才是纯粹的家里人，他赢了，就是在给皇家长脸。咸丰加封僧格林沁为博多勒噶台亲王。在清代，一般只有皇帝的儿子才能被封为亲王，僧格林沁以一个蒙古郡王，皇帝的表兄（还不是正宗的）就被封亲王，这在当时非常少见。

## 035 | 第二章 平乱专家

太平军能够不断进行无根据地的流动作战，在于他们可以“打先锋”（或称“打掳”）。所谓“打先锋”，不是军事上的派先锋出来打仗，而是四处征集粮草，夺取船只，包括扩充军队。这是太平军自金田起事后最常用的战略战术，其好处是打到哪里就可以把饭锅端到哪里，这个地方空了，再跑别的地方去，一城一城这样打过来，便不愁没有粮饷。

### 067 | 第三章 用时间来熬

遇到这样的铁公鸡，曾国藩就算是磕头作揖都没用，而没有粮饷，就什么都干不了。曾国藩只能从湖南得到一点粮饷，但与胡林翼的情况类似，这点接济少得可怜，根本就不够用。辞职不行，要钱没有，曾国藩就像被吊在半空之中，上不着天，下不着地，几乎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。

### 105 | 第四章 时间真是一把杀猪刀

如果说叶名琛是将将之才，那么沈棣辉就是将兵之才。他是个文官出身的将领，最大的长处是赏罚分明，知人善任，后来名噪一时的冯子材便是由其招抚和培养出来的战将。叶名琛交给沈棣辉的兵只有一万五千人，但人少不是问题，关键是怎么用。沈棣辉从中选出四千精锐，然后把他们放在城内要害位置，其余地方则尽可能多插旗帜，用疑兵的方式来诈唬人。

### 139 | 第五章 妙计究竟妙在哪里

胡林翼本来是和曾国藩一样性格的人，计谋和变通也仅用于军事，做官方面向来刚正不阿，眼睛里揉不进一粒沙子，但是从此之后，在他身上却发生了惊人的蜕变。世故、城府乃至于权术，固然会耽误国事，可也正因为不能耽误国事，有时候也必须学会并使用它们，关键还在于你的居心如何，以之营私，即为官场小人，以之谋公，同样不失为君子。

### 175 | 第六章 零丁洋泊叹无家

论工艺质量，中国军队的枪炮尚不及俄国枪炮的一个零头，连英法联军的军医都知道，中国兵所用的鸟枪杀伤力很小，不仅打不

准，往往还无法形成致命伤。这种情况下，仗能打成什么样，就可想而知了。

## 211 | 第七章 放手一搏

太平军在近代军事上有很多新的创造。比如，在此之前，攻一座城往往靠的都是云梯加人海，从春秋战国到清末，五千多年了，一直如此，太平军的“穴地攻城法”可以说是首创，绝对具备申请专利的资格。陈玉成将这种工程兵战术又做了进一步拓展延伸，营垒一词在他手中被用活了。

## 245 | 第八章 现实与梦境的距离

潘祖荫在荐疏中强调：“左宗棠不过是一个在籍举人，他对做不做官无所谓，过去也多次隐居，倒是国家不能失去如此重量级的人才。”传诵一时的名句也就此诞生：“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，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！”

## 273 | 参考文献

# 第一章

## 戏从对手中来

爆发于1851年的太平天国起义，是咸丰皇帝遭罪的起点。从那以后，为了镇压起义，这位年轻的皇帝白天黑夜地忙，都觉得时间不够。更让他觉得晦气的是，花了这么多力气，成效却越来越低。前线送过来的奏折，不是说这里让人给捅了一刀，就是说那里挨了一棒，久而久之，皇帝的自信心大受打击，都不怎么敢相信自己也能赢了，直到曾国藩的崛起。

湘潭大捷点开了喜庆的炮仗，接着岳州、城陵矶，甚至是武昌克复的捷报都接踵而来，让人几乎有应接不暇之感。那情景，仿佛是倒霉了一千年，眼看着就要转运了。

原来人生也可以充满温暖！

要说在籍官员办理团练的不止一个，包括曾国藩在内，合计共有四十五人之多，然而除了曾国藩，没有一个整出样子，不是半途而废，就是销声匿迹。曾国藩成了当年的主打款，一众官员中，就数他最帅，帅得一塌糊涂，帅得无边无沿。

依稀还记得在京时，这家伙跟打了兴奋剂一样，拼着命往上递意见书的情景，也幸亏当初留了一手，要不然，现在纵使能收到礼包，也得落下一个不会用人的恶名。

显然这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，得赶紧用，还要重用。尽管曾国藩当初出任时，有言在先，守孝期间不接受奖励或升职，但咸丰仍授他以署理湖北巡抚一职，并赏戴花翎。

署理的原因，就是考虑到曾国藩尚在守孝期间，一旦守孝期满，代理即可转正，然而仅仅七天之后，咸丰又急匆匆地收回了成命。



## 不阴不阳的一句话

具有戏剧性的转折出现在一次君臣谈话之后。谈话的主角，一个是咸丰，另一个是军机章京彭蕴章。

军机章京不是军机大臣，说穿了只是军机处的文书，专门帮着军机大臣们抄抄写写，比如王鼎案中那个给穆彰阿通风报信的陈孚恩，就是军机章京。由于军机章京实际参与了机要，所以也被称为“小军机”。

彭蕴章的诗文很有名气，一辈子写了很多书，若是一本本码起来，比他人还高哩，不过此人有学问归有学问，却是食古不化，在政务上迂腐得很，是一个“有学无识”的典型。

咸丰跟他聊天，起初只是想抒发一下自己的好心情，没指望从这个木讷的小军机身上能得到什么高见。

咸丰说：“你想不到吧，曾国藩这么一个书生，竟能建成奇功。”

彭蕴章当然也是书生，这话听了足以让他浑身醋味儿乱冒。于是来了一句：“曾国藩不过是前礼部侍郎，一个老百姓罢了。小小老百姓，在乡间竟然能够一呼百应，随者以万人计，这恐怕不是国家之福吧。”

就是这么不阴不阳的一句话，让咸丰脸色大变，沉默了很长时间。

很多人将咸丰的防范心理归结于“满汉藩篱”：曾国藩是一个汉臣，一个汉臣具有如此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，手中又掌握兵权，对满洲皇帝当政的王朝来说，当然不是什么好事。

应该说，有这个因素，但并不能概括全部。清代用汉臣掌兵权并非没有先例，比如横跨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朝的名将岳钟琪就是一个典型。当时雍正任用岳钟琪，谣言满天飞，仅雍正自己收到的举报信就满满一筐，说他是岳飞的后代，要替祖先

报“宋金之仇”云云，雍正根本就没有予以理睬。

其实很多时候，忌谁不忌谁，跟出身没有多大关系。康熙时期的鳌拜（满八旗），雍正时期的年羹尧（汉八旗），谁是纯汉臣？他们的下场可比岳钟琪惨多了。因为是汉臣，就想着要给对方穿小鞋，那是后人太小看这些清代皇帝了。

其实在曾国藩之前，江忠源追根溯源，也是手握兵权的湘军将领，不照样得到咸丰的信任重用，还被授以安徽巡抚？

曾国藩的事应该说是个案，其中彭蕴章的话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。他抓住了两点，一是咸丰已经被下面的造反造怕了，生怕一不小心再跑出一个什么“秀全”来跟他捣乱，二是咸丰一向非常看重湖北的战略地位，认为它的作用和价值远在广西、湖南、江西诸省之上，潜意识里就不愿将如此重镇轻授予人。

在咸丰眼里，曾国藩与江忠源虽都出自于湘军，但两人并不相同。江忠源的定位主要是武将，任务就是打仗，曾国藩却有号令一方的作用，他创建湘军的时候，虽有个湖南帮练大臣的名义，其实是赤手空拳，凭什么能一下子拉起如此大的一个摊子呢？如果让他长期据守湖北，谁又能担保他不会黄袍加身，成为下一个“曾秀全”？要知道，在这种内乱频仍的情况下，要趁机跳出来自己做皇帝的人不计其数，足以让你防不胜防。

人心之复杂难测，是说不清楚的一件事，从此咸丰就对曾国藩不太放心，而且这种心理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难以消除。

经过一番深思熟虑，咸丰决定收回成命，改任曾国藩为兵部侍郎，专办军务——反正打仗要紧，就是让你当湖北省的一把手，估计你也没那闲工夫。

可话不是这么说的，咸丰的朝令夕改，不可能不引起曾国藩的疑惑，在从其他渠道得知个中内幕后，他的心顿时就沉了下来：原来是皇帝在猜忌我！

曾国藩的脸色也变了。他万万没想到，自己军事上好不容易有了点起色，可以替皇帝分忧解难的时候，换来的竟是对方的不信任。

他曾国藩像岳钟琪一样，毫无疑问是一个忠臣，然而他有什么办法让咸丰知道他是忠臣吗？没有！

这种时候，最好是朝中有人，能帮着说上两句，偏偏朝中无人，当年的座师穆彰阿即使身为首辅之际，也不为咸丰所喜，何况他早就被咸丰赶回家，闭门思过去了。

在给朋友的书信中，曾国藩谈到了东汉时的大吏杨震。关于杨震，有一个极有名的桥段，说有个曾被杨震推荐的官员为表示谢意，晚上给他送钱。杨震拒而不受，并且说：“我们是老朋友，可是怎么回事，我这个老朋友了解你，你却不了解你的老朋友，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。”

送钱者愣了愣，还没回过味来，以为是杨震担心事情暴露会名誉受损，因此赶紧压低声音：“您老别怕，天黑着呢，不会有人知道这件事的。”

碰到这么不上路的，杨震只好拉下脸来：“天知，地知，我知，你知，何谓无知！”

一席话说得来人羞惭满面，落荒而走。

## 奸臣与忠臣

杨震能力出众，又廉洁奉公，出仕二十多年，官衔只升不降，一度位居太尉。东汉时的太尉，可掌全国军事大权，比清代首辅还吃香。

这样一个大人物，没有丝毫把柄握在别人手上，但也就是皇帝身边出了那么几个宵小，一通耳朵咬下来，使皇帝对杨震有了看法，结果罢了杨震的太尉之职，并下诏遣送其回乡。

杨震气不过，在路上便服毒自杀，死前留言：“以杂木做棺材，以粗布做寿衣，不回祖先墓园，不要设祠祭祀。”

一代名吏的愤慨和无奈，让曾国藩在阅读史书时感同身受，而对方的不幸结局又令他悲从中来。

对于身处前方的曾国藩来说，这种感觉确实很让人难以接受：当你竭尽心力，顽强苦斗的时候，那些既无能又妒贤的家伙却在背后指指点点，弄得你最后极可能爬得越高，摔得越重。

当然，这些都只能是心里面犯嘀咕。若是单纯从论功封赏这个角度看，咸丰其实并没有错待曾国藩：你以前是侍郎，现在没多长时间就让你官复原职了。

再说回去，古来忠臣一个样，曾国藩和杨震记恨的都不是皇帝，他们恨的是专门拆自己人台的彭蕴章之流。曾国藩也不是非当那个湖北巡抚不可，他只是想利用

这个职务，好好地经营湖北，进而以两湖为后方基地，逐步逼近南京，这种稳扎稳打战略，倒与安徽的石达开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湖北巡抚当不当没关系，战略构想最重要，曾国藩上疏咸丰，要求在武昌待上一段时间再说。

咸丰却忍不住了，战事拖得越久，越要消耗银子，他能有多少银子去消耗呢？就此而言，太平军拖得起，他拖不起，而前面赢的那几仗又让他对时局产生了乐观情绪，认为湘军只要再赢几仗，摆平太平军就不是什么难事。

他回复的谕旨让曾国藩无话可说：“既无地方之责，即可专力进剿”——你不是湖北地方官员，跟太平军作战才是你的本分哪，别废话，快点动身吧。

再拖下去，就有抗旨不遵的嫌疑了，曾国藩只得放弃初衷，率军东下。

要出武昌，就得先闯田家镇。田家镇与对岸的半壁山相对峙，两处所夹江面仅一里多宽，号称天险。无论你是要由东溯江而上，还是由西顺江而下，都得问它答不答应，所以直到半个多世纪后的中日武汉会战，日军要进入武汉，田家镇仍是必过的一关。

武昌失守后，杨秀清将石凤魁和黄再兴拿京问罪，并派燕王秦日纲坐镇田家镇。

秦日纲的才情十分有限，军事上乏善可陈，列举一下他指挥过的战役，也是败多胜少。不过此君无才，却有“忠勇信义”之名，说白了，就是对上级俯首帖耳，你让他干甚就干甚，从不敢有任何不同意见。

在太平天国早期尚存诸王中，秦日纲仅次于翼王石达开，高于任何朝中诸臣，但他把姿态放得比谁都低，让人几乎忽略了他也是个王。

杨秀清对他发号施令，他一点儿折扣不打，恭恭敬敬地服从命令，老实得就像杨秀清手下的一个普通兵丁。等到天京事变，洪秀全下密诏诛杀杨秀清，他也马上翻脸，把杨秀清一家人杀得干干净净。正因如此，无论是杨秀清还是洪秀全当政掌权，秦日纲都能够高枕无忧，吃香喝辣。

很多时候，奸臣与忠臣，奴才与人才，前者总是比后者更得势更讨好，但战场是公平的，杨秀清又用错了人，并将继续为之付出代价。

## 三顾茅庐

秦日纲到达田家镇后，即全力组织防御。他盯准的是江面，天险嘛，不好好利用，岂不亏啦？

最好的办法是截断航道，不让湘军水师从这里开过去。秦日纲在长江上拉起六道大铁链，每道铁链相距数十丈，在铁链下设置固定的木筏和小船，上面安放火炮，一方面用于拦截，另一方面保护铁链，形成了一道密集火力网。

除此之外，还有杨秀清专门运来的木牌水城，有两岸的土城要塞，再加上铁链前后绵延数十里的水营船队。秦日纲有足够的理由认为，他的江上要塞已是固若金汤，湘军水师再怎么牛，也难以从正面冲破这道防线。

秦日纲的逻辑思路是，以江面防御来确保田家镇，但他疏忽了一个地方，那就是田家镇对面的半壁山。事实上，半壁山是田家镇的天然屏障，半壁山若有闪失，田家镇则无藩可恃，湘军完全可以通过这一制高点，用火炮对田家镇进行覆盖式打击。

曾国藩紧紧抓住了这一漏招。1854年11月20日，罗泽南和塔齐布先后率部聚集于半壁山下，对守山的太平军发动猛攻。

秦日纲事先未能在半壁山周围组织起强有力的防御，加之此时两军士气可谓一升一降，所以守军连战失利，三天后，半壁山即告失守。

犹如做外科手术，曾国藩拿下半壁山后，下一步就是要对江上的铁链动刀，双方的水上特种部队也终于到了面对面决战的时刻。

自衡阳练兵以来，曾国藩就认准水师是重中之重，他把相当多的精力都放在了水师组建和发展上。初期的湘军水师在战船数量上无法与太平军相及，作战经验上也很欠缺，因此多次吃过败仗。无论是靖港水战还是城陵矶水战，都败得极其难看，但曾国藩好就好在能吃一堑长一智，以后他便扬长避短，用陆师来弥补水师的损失，借助陆师赢的空当，迅速对水师进行重新补充，所以他的水师损失得多，恢复得也快。

在战略眼光上，杨秀清和他任用的一干将领都落在了曾国藩后面。太平军水营看上去很庞大，却始终只是“虚胖”，整个水营用的还是改造民船，水勇也没有经过多少专业训练。更糟糕的是，他们还不太讲究水陆配合，基本上是各打各的，结

果是：水营赢，无关大局，水营输，满盘皆输。

在先前的武昌之役中，由于石凤魁和黄再兴指挥无能，水营的四千艘战船尚未能投入作战，就被湘军焚之一炬。太平军水营虽曾拥有上万艘战船，但再家大业大，也禁不住如此挥霍。眼见船只和水勇越来越少，至田家镇之战，秦日纲统领的水营已是太平军仅存的最后一点家底。

12月2日，湘军水师在彭玉麟的率领下，向太平军水营发起进攻。

湘军水师的两大名将，文为彭玉麟，武为杨岳斌。

彭玉麟的籍贯为湖南衡阳。当初曾国藩一到衡阳练兵，便四处访求贤士，衡阳人说，本地要说贤，谁也贤不过彭玉麟，此人真称得上是人中麒麟。曾国藩听说后，便立即出面邀请彭玉麟。

彭玉麟不肯去，原因跟曾国藩在湘乡时一模一样：母亲病故，只想在家守孝。

相同的遭遇，自然知道怎么去动员，你这时要跟彭玉麟探讨什么事业功名，对方会毫无兴趣，所以曾国藩对彭玉麟说的是——现在天下大乱，父子兄弟且不能相保，你还能指望一个人安安静静在你母亲墓前守孝吗？

经过曾国藩“三顾茅庐”，反复劝说，彭玉麟终于答应出山，但与曾国藩约法三章：功成必身退，且不要官，不要钱。

彭玉麟在湘军水师中担当一个“文”字，并不是说他只会文不会武，事实上彭玉麟曾经像江忠源那样有过“剿匪”经历，是打过仗的，他的文，是说他出身文员。

湘军水师跟陆师不同，陆师给把刀就能上阵，因此即便是儒生也能做营官，水师则相对要求高一些，起码你得懂水性吧。在湘军水师，十个营官，有九个都是新提拔的武员，只剩一个会玩笔杆子的，也就是彭玉麟。

文有文的好处，会思考，能动笔。水师草创之初，规章制度一片空白，若没有彭玉麟从旁襄助，曾国藩的一个脑袋会变成两个。

## 无防护炮战

自湘潭水战以来，彭玉麟已屡次与太平军水营交锋，被称为“以书从戎，胆气过于宿将”，但他还从未有过田家镇水战这样的体验，具体来说，就是多了那六道

横江铁链。

彭玉麟由此将所属进攻部队分成两组。第一组是敢死队，驾二十条快蟹，任务是冲到铁链下面，并弄断它。第二组是掩护队，专管发炮，以吸引太平军水营和来自田家镇岸上的火力。

敢死队在冲锋时沿半壁山一侧，且不发炮，不仰视，只管做准备工作，这样一来，就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对方的炮火攻击。全部的炮火几乎都集中在靠近田家镇这边的掩护队身上，炮弹如雨飞来。

早在水师创建之初，彭玉麟就下功夫研究过防炮之法。和曾国藩一样，他也是从古书里面找答案，甚至拜的老师都是同一个，即明朝时的戚继光。

火炮在明朝时叫火铳，与明军作战的倭寇装备了大量火铳。在《纪效新书》中，戚继光记下了他抵御倭寇火铳的方法。一种是将十几层渔网罩在战船左右两侧，通过渔网的坚韧和细密，来拦截弹丸，唤作罟网。另一种是戚继光的独家发明，叫作刚柔牌。简单说来，就是在盾牌外面套一层竹篱笆，中间以生牛皮、水渗湿的棉絮、人的头发依次编制而成。

按照戚继光传授的经验，只要使用这两大法宝，起码在四五十步之外，倭寇的火铳根本无法贯穿，到二三十步距离之内，虽可穿透，但威力已经大减。戚家军不仅以此为掩护，还能举着刚柔牌进行反击。

刚刚看到这几段的时候，彭玉麟别提多高兴了，想想戚老师真够意思，什么都不保留，什么都传授——您老人家怎么就知道几百年后有人还用得着呢。

彭玉麟在当下一一借鉴和试验，可是试验的结果实在让人沮丧：无论罟网还是刚柔牌，一炮就给打穿了。

不是戚老师又藏着或掖着，只要动脑筋想一下就知道了，几百年前火铳的威力，能跟几百年后的火炮比吗？

当然只要防御了，也不是一点效果没有，战船四周围上一道牛皮，多少总能起到一点保护作用，但是又不治本，还容易影响官兵的斗志和作战效率。

彭玉麟一狠心，索性把罟网、刚柔牌、牛皮之类统统撤去，船上无遮无拦，实施无防护炮战，然后他带头脱去上装，赤膊拿一把大刀立于船头，并大呼一声：“炮弹要是有眼，就先把我打死吧。”

主将不怕死，众人立刻胆壮起来，视危险如坦途。有谁低下头来躲避炮弹，还会被众人讥笑为怕死鬼。

没了畏畏缩缩，动作就不会走形，可以踏踏实实放炮，同时战船也不会停顿，然而这种疯狂的打法又必然要付出惨重代价，因为炮弹毕竟不长眼，也不认识你究竟是勇士还是懦夫。

在田家镇水战中，湘军水师相当多的伤亡均来自于掩护队。后来水师将领在向曾国藩汇报，说到“损失如此之惨重”时，忍不住放声大哭。

太平军的护索水营虽不断放炮，但也构不成密不透风的火力网，存活下来的湘军水勇依旧能够猛力反击，结果有的太平军小船还未装上炮弹，就被炸沉了。其他人看到湘军如此悍不畏死，也多半开始胆怯起来，纷纷朝岸边闪避。

依靠掩护队不顾生死的护持，敢死队的快蟹终于冲到了铁链旁。

在江中铁链里面，维系船只的竖链较细，用斧头和钳子便能截断，最难搞定的是连接两岸的横链。

横江铁链古已有之，早在三国后期，东吴便采用了这一防守策略，他们在半壁山上游的西塞山江面拉起铁链，以阻止西晋东进。晋军大将王濬熔断铁链，才得以击破东吴自以为牢不可破的江上防线，这就有了历史上著名的“千寻铁索沉江底，一片降幡出石头”。

王濬是怎么熔断铁链的呢？史书中的描述是：制作巨型火炬，长十余丈，宽数十围，中间灌以麻油，当巨型火炬遇到铁链，即可将其融化。

彭玉麟打造了相仿的火炬，每一艘快蟹上都放一口装满油脂的大锅，下面装有风箱，将油脂烧到滚沸。水勇冒着炙人的高温，将铁链拉到火焰上进行煅烧。等烧到一定程度，再用铁钳将铁链夹出，放在预先准备好的铁墩上，几个人拿起打铁的劲头，手执利斧，猛砍一番，便能将铁链砍断。

不到两个时辰，六道横江铁链被全部砍断。

## 巨石咽江声

铁链一断，第三组进攻部队“挤而过”，从断开的铁链中间穿行过去。另一个



湘军水师的名将、占“武”字的杨岳斌上场了。

杨岳斌原名杨载福，他家从爷爷辈开始，都是绿营武官。绿营讲究资历，杨岳斌其时不过三十二岁，若是继续待在绿营，还不知道要到哪一天才能熬出头。关于这一点，只要拿关天培、陈化成、杨芳、向荣等人的简历出来瞧瞧就明白了，一帮老头儿，最小的六十多岁，最大的七八十岁，人家算算还都是特能干的名将。此情此景，非得让年轻人看了落冰窖里不可。

在加入湘军之前，杨岳斌是营千总，官衔为正六品。仅仅一年之后，因为在湘潭之战中立下大功，便被擢升正五品的守备，同一年，升都司，正四品，接着升游击，从三品。

一年之内，竟连升三级。也就是说，你只要肯拼命，光升迁就能升到眼花缭乱的程度，他杨岳斌有什么理由不拼呢？

杨岳斌也的确敢拼能拼。有一次湘军水师进攻受挫，杨岳斌对彭玉麟说：“敌军有十倍于我的战船，要想取胜，非得出奇不可。”

杨岳斌所说的出奇制胜，就是亲自驾驶一艘小舢板向太平军水营发起突击，彭玉麟亦紧随其后。在他们二人的鼓动下，湘军水师不顾一切地冲向太平军船队，反过来将太平军给冲散了。

不过在田家镇水战中，却出现了让人困惑的一幕：杨岳斌率部闯过铁链后，并未直接向太平军发起攻击，而是顺流冲到下游去了。

这是杨岳斌等湘军将领从城陵矶一城中得到的教训。当时广东总兵陈辉龙要乘风进攻太平军，杨岳斌劝他说，顺风难收队，不能去，陈辉龙不听，结果招致大败。

杨岳斌冲到下游，一方面是要截断太平军水营的归路，另一方面是要逆流而上，从容地对太平军展开攻势。

水军近战，主要战法都是火攻，不是我烧你，就是你烧我。当天的风向也怪，突然就刮起东南风，风向让太平军不仅无法东撤，反而还陷入一片火海之中，作战中战船被毁四千余艘，被夺五百余艘。

太平军在田家镇再也守不住了。1854年12月3日，秦日纲率残部退往九江。

为取得这次胜利，湘军付出了很大代价，共战死八百将士。曾国藩在田家镇建立昭忠祠，并撰写了一副挽联：“巨石咽江声，长鸥今古英雄恨；崇祠彰战绩，永奠